

# 《臺灣客家話辭典》初評

彭欽清 / 國立政治大學退休教授

語言學習與教學成功與否和師資教材及教學法有關，而這些問題都與工具書的齊全與否相關。隨著客語教學日漸受到重視，各類的客語教科書及工具書相繼問世，是非常可喜的現象。事實上，有關客家話的收錄始於方志語言篇，如黃釗的《石窟一徵》，收錄有廣東鎮平縣(今蕉嶺)之用語，廣東《嘉應州誌》，《大埔縣誌》等亦有客語專篇。而客語字典的編撰則始於西方傳教士，如1901年的《客法大辭典》，1905年的《客英大辭典》，1909年的《德語與客語對照字典》。1990年迄2000年，中國大陸及台灣有多本客語字典出版，有關各字典的優缺點，筆者曾在〈客語教學與客語字典〉及〈客語字典面面觀〉兩篇論文中加以討論。2001年後又有數本客語字典問世，其中又以徐兆泉先生編著南天書局出版的《臺灣客家話辭典》最值得注意。

本辭典藉助近年來客語研究的結果，廣收各家詞彙，最可取之處是許多字詞附有例句，方便學習。另外，本辭典也是第一本將四縣腔及海陸腔很有系統地安排在一起，查閱方便。辭典還附有通用拼音練習手冊，對通用拼音之推廣不遺餘力。辭典內容豐富，可看出編者的用心，對客家民俗的介紹相當多，如「起鼓」條，「喪是開始的儀式，如喪者為男性時，由房內子叔於喪事時敲響鼓或鑼；喪者為女性時，則由外家敲擊。」(其實，演戲時樂班開始鬧場亦謂之起鼓。)

儘管本辭典頗有可觀之處，但仍不算優質辭典。編撰辭書是一件費時費力費錢的工程，不管古今中外，好的辭書多是由一群專家經年累月方得完成。1998年洪惟仁在〈我對閩南語辭書的研究〉一文中認為一本好的辭書有八項標準：1.目標性：先要確定服務對象，才能編出實用的辭



專  
論

書。一部辭書若要服務所有讀者，即變成太龐大而失去實用價值。對象無法確定，將所知擠入一部小字典，必然雜亂無章。

2.時代性：先確定時代性之後，才能確定要編寫現代口說辭典或古語辭典。

3.地理性：先確定辭書是規範辭典或描寫辭典。若是規範，則須先瞭解規範何所指，若是描寫，則先要確定方言範圍。方言愈純粹，讀音愈確定，但編出來的辭典適用地區愈小。若要擴大適用地區，則須把不同方言皆收入。

4.代表性：辭書是社會語言的記錄，不是個人語言的記錄。一時一地的人音文化背景、職業背景、性別、多語能力等差異而會有所差別。因此，調查對象愈多，記錄愈有代表性。基本辭典應以基本詞彙為中心，基本詞彙的編輯以詞頻為前提。

5.周全性：含兩種意義：一是收辭的周全。收辭豐富的辭典可以反應當代完整的社會文化，具有高度的文獻價值。編者在標準的收錄範圍內，收辭愈周全愈是好辭典；二是解釋的周全。最簡單辭條解釋只有對譯辭，無法對辭條意義提供完整的訊息，最好除了有詳細的解釋外，還有詞性、例詞(句)、語源、方言異讀、相反詞、相似詞、訊息愈周全愈好。

6.寫實性：辭典好壞的重要標準是否反應現

實。國內口語辭典長期貧乏，不管是記錄性或規範性的辭典，不能以他時他地的標準來規範此時此地的語言。因此，愈能反映實際語言的愈是好辭典。

7.使用方便性：愈是檢閱方便愈是好辭典。

8.體例統一性：體例統一才不致造成誤會，如記號的代表，內容排列的順序，都必須一致。

《臺灣客家話辭典》由一人獨力完成，其中艱辛當非外人能了解，但是一個人的視野究竟有限，難免會有盲點。以下就個人閱讀該辭典所發現有待商榷之處，分別指出。

編者用新竹腔指俗稱的海陸腔，而以苗栗腔指俗稱的四縣腔，在編輯大意中也有解釋原因，不過這種解釋可能難以說服大部分的閱眾。就如在台灣的客家人無法接受閩南語為「台語」的說法一樣，為什麼新竹腔可代表海陸腔，苗栗腔可代表四縣腔？

在感謝辭中編者首先謝謝研究客語先進的努力，使他才「有路可尋，有字可用。」利用先進的研究結果，編者不必花太多時間考證字源，而可以在其他方面加強，立意甚佳，問題是先進編撰的字典對用字及詞條的釋意有些仍有待商榷，若不加以推敲修正，則易以訛傳訛。本辭典有不少地方參考1998年的《客語字音詞典》楊政南、徐清明、龔

《客語字音詞典》

坐稈仔：坐牢  
 賺食：謀生活  
 辱水：潑水  
 起官科：辦公事手續  
 官科：官方文書  
 醃：肉醬  
 焗酒：釀酒  
 開青：人死埋葬後第一次的祭祀，須加祀綠色蔬菜。  
         人死埋葬後第一次的祭祀。祭品包括艾粿、紅粿、發粿。  
 麻膠：柏油  
 心焦：憂心焦慮  
 卒欠奶嘴仔：吸奶嘴

《臺灣客家話辭典》

坐牢  
 謀生活  
 潑水  
 辦官方手續  
 官方的文書  
 肉醬  
 釀酒  
 柏油  
 憂心焦慮  
 吸奶嘴

萬灶、宋聰正編撰，臺灣書店印行)。茲就兩本共同有待商榷處略舉數例，表列如下：

「坐稈仔」的「稈」字到底如何寫，至今未有定論。用「稈」字的人應該是認為監牢裡鋪稻草，但客語的稻草是「稈」，不是「稈仔」。客語有「坐凳仔」，「坐地泥」，「坐稈坪」，「坐草坪」等構詞，而「坐稈仔」不符客語構詞習慣，應該有更妥切的字才對。

「賺食」儘管有謀生活的意思，如「這下難賺食」，但常常也意味從事娼妓工作，如說「阿姐愛去台北賺食」，是指姊姊

要去台北從娼，應該不是大多數人很願意說得話語。

「辱水」是指將水用力往上往外潑出去的動作，與「潑水」有別。辱水上天，即指工作艱難。從前生活艱苦，少有肉、魚佐餐，窮苦人家偶而將小溪阻斷，將水辱出後提取魚蝦，謂之「辱魚仔」。

「起官科」一詞絕少單獨使用，通常用法是「又愛起一下官科」，「愛再過起一下官科」，意思是又要重新慎重其事來過，言外之意指很麻煩，官僚習氣人人害怕，古今中外皆然，但「起官科」一詞

已經沒人拿來指辦官方手續的意思。

「醃」，《說文》是解作肉醬，但《詩經·大雅疏》則解作肉汁，《周禮·天官注》則這樣記載「凡作醃者，必先膊乾其肉，乃後莖之，雜以梁麴及鹽，漬以美酒，塗置瓶中，百日則成。鄭司農曰，無骨曰醃。」台灣目前還有人喜歡食用山豬醃、石貼醃或毛蟹醃，製法相同。基本上都是生肉、生魚加佐料發酵而成，喜歡的人認為是人間美味，不喜歡的人則認為臭不可聞。廣東人、越南人喜歡食用的魚露是典型的醃，此字即英文ketchup的字源。

「焗酒」的「焗」意思是用大火蒸餾，也就是英文的distill，焗酒一定先要將米飯、水果等釀成酒，再蒸餾，出來的酒比釀製的酒酒精濃度高出許多。客家話沒有「釀酒」一詞，一般都說「做酒」。

「開青」，是喪葬儀式之一，一庄一俗，因地而異。通常是家人去世埋葬後，第一次過年後的掃墓，稱為「開青」。除一般祭品外，尚加蒜、芹菜各兩條，以紅紙圈好之兩根木炭及艾粄、丁仔粄等，另外，在撿骨覓地再葬圓墳後，次年掃墓亦稱「開青」。

「麻膠」其實是「打麻膠」，閩南

話亦是，柏油也，源自英文tarmac。「打麻膠路」，即柏油路。柏油路亦稱「阿司巴路的」，源自英文的asphalt。

「心焦」絕對不是憂心焦慮，而是見景思情，想念熟悉的人或物的心情。如在外地每逢佳節倍思親，即是心焦；又如暫離父母的小孩在傍晚或吃飯時分很容易想念起父母，因而哭鬧，也是心焦。

「卒欠」奶嘴仔的「卒欠」，雖然有吮的意思，但上無人自古籍裡頭找出例句。而在《史記》〈佞幸鄧通列傳〉如是記載：「太子入問病，文帝使啗癰，而色難之。」此「啗」即吸吮之意，古代醫學不發達，若長癰，常由他人將癰內之膿以口吸出而後癒。鄧通因啗癰而得寵，獲文帝賜鑄全國錢幣之權，因而富甲一方。

辭典是語言的規範，因此容不得出錯，否則容易誤導。不過客家字詞典的編撰一直未受到重視，編撰者在經費人力及參考資料皆不足的情況下，能堅持編出已屬不易，些許差錯在所難免。本辭典比較明顯有問題的地方略舉如下：

「金片車」(199)，應是「輕便車」之誤。「金狗毛」(199)不是蕨類植物之一，「金狗毛蕨」才是。「金狗毛」是金

狗毛蕨的基部根莖，長有金黃色毛，狀似狗，故名，民間相信具有良好止血功能，常被人拿來加工當飾品。「枸薑花」(197)絕對不是野薑花，「枸薑」是四縣話，海陸稱月桃。野薑花有人稱英國花或嘍剝花，多長在溪邊，氣味芬芳，可炸來吃，枸薑花沒人吃。「上相」(525)不是相片照得很像，而是照得好看，如「你已上相」，即你很有 **camera face** 的意思。「足相」(659)不是兇相，而是不易討好，甚為挑剔，動輒動怒。「山精」不是對山中狀況很瞭解的人，而是反諷語，即未見世面的人。「嘴碼」(663)不是口才，而是指會向人問候、打招呼，如「當有嘴碼」很會跟人打招呼，「無嘴碼」即是不善社交。「膝頭帕」(80)不是在圍腹下膝上的圍巾，而是人坐著，膝蓋以上至腹部下端的部位，即英文之 **lap**，所以 **laptop computer** 叫膝上型電腦。「膝頭皮跪溜」不是跪求饒恕，而是形容長跪。有關擂茶(335)的介紹，與飲茶文化的演進可能有出入，並非客家人逃難中發展出來的特殊飲食。「礮」(338)是磨穀的器具，當動詞是磨穀，不是舂米，所以，「礮穀」(338)不是舂米，是磨穀。現代碾米機未發明前，要吃白米飯相當麻煩，要先用礮磨穀去殼成糙米，磨下來的穀殼即礮糠，糙米放在舂臼內

打，叫打米，若數量多則借用輪寮用牛拖石輪來輪米，然後用篩分離米糠與白米。本辭典將「輪穀」、「輪米」(337)皆解作「用石輪碾去穀殼」，有誤。

「菁仔」(62)不完全等同於「檳榔」，菁仔是檳榔子的泛稱，也可指檳榔樹，許多人喜歡「食檳榔」，不是「食菁仔」。「包裙仔」(20)、「包尿裙」(21)都與包尿布不同，現代人已經不用了。「叭哈腳」(12)不是腳經纏後，形如喇叭，故名，應該是源自閩南語 **bag ka** 一綁腳。「尾瀉屎」(357)不是跑得很快，而是形容快速落荒而逃。「人熊」(416)不是會站立的熊，在台灣就指台灣黑熊。

上述瑕疵，不少仍是源自《客語字音詞典》，俗語：「盡信書，不如無書。」用在參酌他人著作編撰客語詞典的工作尤其適用，因為詞典是語言的最後防線，迄今許多客家字尚待商榷，不少詞的解釋也尚無共識，客語詞典編撰者如果未有十足把握，用字及釋意用語不宜武斷，使讀者知道所參考資料尚無定論。

除了本文指出的問題外，《臺灣客家話辭典》在體例及釋意上，亦有多處有待改進，因限於篇幅，無法在本文交待，有機會當另為文討論。